礼赞新中国·赣南之歌

献给新时代的锦绣辞章

□刘存豫

一

用瑞金城的一缕乡愁，来滋养身处北京的每一寸光阴
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疆域中，我的生命旅途
仅仅是亿万条通达道路上的一个注脚
站在百年江山的脊背上，种下关于未来的梦想
大片大片的朝阳，仿佛历史的延伸
当它撒向花朵，蜜蜂更殷勤地扑向了花蜜
当它撒向青山，众鸟的欢歌在丛林间久久回响
当它撒向人群，十四亿双黑亮的眼睛
同时看见了新时代的万丈光芒

二

今天，我在北京回望故乡的百年沧桑
那里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悄然兴起
那里有响彻叶坪谢家祠堂的宣言与盟誓
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好时光啊，人们提着马灯，点着火把
欢欣鼓舞地迎接中国共产党——一个伟大光荣政党的落地生根
那时候，人们看见的曙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盛大
都要明亮
如果允许我继续讲述，那里有我的曾外祖父
以及无数苏区热血青年的英勇故事
他们毅然投身革命，一脚迈向二万五千里长征途
他们留下的深深印痕，至今还指引着一代代人忘我前行
在那里，还有我的曾外祖母以及众多的妻子和母亲
她们送出自己的亲人，在灰暗的时日中苦苦煎熬
以望眼欲穿的等待，迎来一个崭新的黎明
她们骨子里的坚忍和奉献，至今还在
共和国的土壤中根系茁壮

三

今天，我徜徉在大学校园的林荫道上
我看见，先辈的血泪绽放成青春的笑脸
我听见，革命的呼喊幻化成琅琅的书声
我的祖先没有看见的，我都替他们看见了
我的祖先没有听见的，我都替他们听见了
我多想，满含热泪为他们捧出百灵的欢歌
我多想，按住心跳为他们遍数山河的巨变

四

白鸽，在蓝天白云间穿行
时代的梦想，在广厦的丛林间飞翔
江河、大海，承载下流淌百年的血脉悠长
高山、草甸，萌动着一季又一季的绿色渴望
一百年的沧海桑田，多么像世间神奇的传说
太多的见闻，我还来不及细说
太多的期许，已在光阴中拉开了帷幔
从瑞金到北京，从南国到北国
千里万里，我携一缕初升的阳光走在逐梦的路上

赣州美景 陈桂南 作

绍兴印象

□温谈升

绍兴的“景”是触目皆是的，2500多年的积淀，底蕴的美无处不在。

初入这座城，印象最深的是井然有序的交通、静谧的街市，喧哗仿佛与这座城无缘，人家接打电话都是和风细雨的，文明成了大家的日常与自觉。

绍兴每条街甚至每条巷都有内河穿过，来来往往的乌篷船，使江南水乡的古韵成为一绝。内河环绕，小桥跟着密布起来。据说，绍兴的大小桥梁有10610座，仅城内的古石桥就有701座。内河环全城相通，那次，我起了个早，沿着内河紧靠商铺的人行道奔跑着，人行道很宽敞，梧桐的树干挺拔，扶摇直上青天，凌空展开绿臂，逶迤迤迤，秀出迷人的风韵。街是街，道是道，人车不混，各行其道。亲近中，我理解了桥的意义，具有“东方威尼斯”之誉的水乡绍兴，桥不仅仅是通途，更是这座城的颜值。

城市因水而显灵气，绍兴的水是长着眼睛的，水灵灵、清澈澈。绍兴河流密布，放眼可望，移步能亲。据说，绍兴独有的乌篷船能通到各条街头巷尾。原先，小渔船、货船均在内河中穿梭叫卖，一派热闹的水城景象。绍兴内河，在繁华与沧桑过后，愈发显得高贵风流。

随着旅游业的崛起，绍兴的内河水路又连通了各个景点。那天，我们就是坐着乌篷船绕内河游览了鲁迅故里、沈园、书圣故里等景点。我们划桨穿行，水清如镜，指头般大小的鱼儿成群结队，纵情游弋。淳朴的船工见我们饶有兴味地看着水中游鱼，聊着与鱼有关的美食，虽然没听懂我们说什么，但他好像明白我们的意思，指着水中的鱼儿说，政府实行了禁渔，保护了天然水域鱼类产卵、孵苗及鱼苗生长，促进了渔业资源的自然补充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，市民日常食用的鱼类基本是养殖鱼，保住天蓝地绿水清的责任几乎写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在绍兴，鲁迅是绕不过去的，先生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，他不仅仅属于绍兴。我们这次不远千里来到绍兴，主要还是因鲁迅而来。我们拜谒了鲁迅故居，参观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，回味着中学时代人人都能背诵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。

40年前，我读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时，总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到鲁迅的故乡去看看，看闰土，看长妈妈，看美女蛇、老和尚和三味书屋的私塾先生……我曾经模仿少年鲁迅，在村里一户人家的围墙下，翻开砖头，却未发现蜈蚣。我也在雪后的禾坪里，扫开一大片积雪，撒上半斗谷子，用竹子支起谷筛，诱鸟深入，但长绳一拉，谷筛却未能罩住麻雀……

此次我们走进百草园，正是仲夏时节，草木茂盛，园里的皂荚树高大，桑葚紫红，还有知了的欢鸣。其实，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冲刷后，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今非昔比了，不要说桑葚和皂荚树是后来种植的，就是那光滑的石井栏，也只有草土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百草园留给我们的是幸福的滋味。

绍兴不能没有百草园，也不能没有三味书屋，它们恒久地屹立在江南水乡，伫立在我们心里……

青山绿归来

□邓京红

盛夏，走进兴国县龙口镇塘背小流域，但见连绵群山郁郁葱葱、绿浪滚滚，仿佛走进了绿色的海洋。谁曾想起，半个世纪前，这里是世界罕见的“江南沙漠”！

一

过去，兴国县水土流失非常严重，至1980年，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山地面积的84.8%，森林覆盖率只有22.7%，绝大部分山地沟壑纵横，基岩裸露，砂砾刺眼。曾有人这样形容：一只老鼠在山上爬过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；夏天把一个鸡蛋埋在山上，半个小时就能熟。这样说也许有点夸张，但英国皇家协会查里斯爵士于1980年10月在龙口现场考察后，惊称“兴国水土流失是世界罕见的”！山无树、地无皮、河无水、田无肥、仓无米”是当时兴国水土流失的真实写照。据统计，1980年，兴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00元，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贫困县之一。

水土流失这条“恶龙”必须尽快缚住！1980年，水利部牵头，派出专家组帮助兴国开展水土流失治理。1983年，兴国县被列为首批“全国八片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”，一场规模宏大的人山大战在兴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上如火如荼展开……

二

邓经镪，一名处在“江南沙漠”腹地的龙口乡水保站站长，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规划设计、施工放样、检查验收，他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。盛夏时节，头上烈日烤，脚下砂砾烫，汗水在邓经镪衣服上结成厚厚的一层“盐霜”，像硬邦邦的铠甲，在他身上磨来磨去，如在伤口撒盐，又痒又痛。劳累一天，晚上睡觉又像进炼狱，皮肉只要一接触到草席，浑身就像刀割一样疼痛……长期超负荷的劳累、重压，邓经镪终于病倒了，起初，他以为只是太过疲劳而已，没想到病情越来越严重。生命垂危时，邓经镪放心不下的却是治山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如果山能变绿，水能变清，群众生活变富裕，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我也死而无憾。”

邓经镪身先士卒，龙口上阵的3000多名劳动力也像一头头猛虎，拼尽全力和荒山厮杀。按工程概算，每亩山地要挖去80方砂砾、回填20方客土改良土壤，要把这么多客土一担一担从山下挑到山上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，然而，龙口男女老少一鼓作气，挑的挑、抬的抬，一担担、一筐筐，像蚂蚁搬家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把客土送上山……

兴国治山造林鏖战正酣时，八十岁的老人上山了，中小学生上山了，哺乳期妇女背着婴儿上山了。外出的人回来了，外迁的人回来了，老红军、老将军也回来了，一起加入了治山造林的队伍。

龙口乡中岭村邓宜煌，原本在乡政府做炊事员工作，但他放弃这份安稳，带着妻子向下岭坝350亩荒山宣战。寒暑易节，风霜雨雪，一年到头挖山不止，甚至大年三十还在山上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用坏了110把锄头、90多把镐铲，挖了6000多条竹节水平沟，种植各类树木100多万株，使不毛之地变成绿树成林、花果飘香的世外桃源。他的房子也经历了稻草棚、油毡棚、土坯房、砖瓦房、钢混房的变迁。

老将军李佐玉，回到老家兴国县鼎龙乡麦鹅村，和警卫员一道上山打穴，绿化荒山，种植柑橘，一住就是几年，像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日渐泛绿的山头上……

三

治山造林首战告捷，但兴国县不敢有半点大意，既做好预防管护，又想尽办法解决老百姓的生活燃料。

地处“江南沙漠”中心的芦溪村，村党支部书记邓习茭对封山育林算是铁石心肠。一次，他母亲上山扒落叶，护林员发现后要烧她的竹篓以示处罚，没想到她以喝农药要挟。从县里开会回来的邓习茭得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向护林员道歉，接着讲道理说服母亲。还有一次，他同一位乡干部上山，发现一妇女在砍柴，他追上去一看，竟是自己的岳母，乡干部说下不为例，可邓习茭执拗地将岳母带到村委会按规定罚款。

那些年，兴国大力发展甘蔗种植，使百姓既增收又增加燃料；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都种上草灌植物；沼气池、节柴灶，大力推广……水土流失终于得到基本控制。此后，兴国又从单纯治理转向开发治理，制定了“谁治理、谁开发，谁受益”等一系列政策，再次掀起了治理水土流失的热潮，大批当年无奈外迁的农户也纷纷返迁回故乡，加入了治山治水、治穷致富的滚滚洪流。据了解，短短十几年，兴国县涌现出治理开发5亩以上的水保专业户1510个，治理开发1亩以上的农户35000户，果业大户、油茶大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2023年底，江西省水土保持发布的公报显示，兴国县水土保持率达84.62%，森林覆盖率达75.36%。

金秋，我们再次来到塘背小流域这个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科技示范园，蓝天白云下，但见一块块金色晚稻田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，恍如人间仙境，远处正飘来悠扬的兴国山歌：“模范兴国”好风光，“江南沙漠”披绿装，水保治理换新天，乡村振兴奔小康……

兴国，青山绿归来。

母亲的土特产

□袁东来

今年中秋，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回家小住了几天。临行，我给她收拾了一小袋在火车上吃的东西，有糕点、水果、牛肉干、冬枣等。女儿掂了一下重量，说冬枣可能多了，路上吃不完。我说没关系，到家放冰箱不容易坏。

女儿执意要在外地工作、生活，我只能理解和支持。火车开动的时刻，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：“家是你永远的港湾，你在外面漂泊，累了就回家来。”一个感情丰富的老父亲，纵然难过和不舍，也只能这么风轻云淡了。

给女儿准备行李，联想到以前每次远行，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大堆土特产，便想起很多关于母亲的往事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这一刻，我终于理解了母亲，进而无比思念母亲……

我从读初中开始就住校，十八岁便从赣南老家参军入伍去了福建。年轻时对家、对家乡好像没那么留恋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老在江西、福建两省打转转，飞得不够高，行得不够远。直到结婚生女，三十岁时又转业到九江安了家，一个驿动的心似乎才渐渐安顿下来。因为在本省，回家的理由和机会变多了，母亲身体有恙、兄弟姐妹家办喜事、逢年过节、出差顺路，我都争取回老家。

母亲一生勤劳，加上客家人的饮食习惯，家里的干菜、腊货一年四季不断。我每次临行前，母亲总要翻遍坛坛罐罐，装好一袋又一袋的干菜让我带回去，花生、豆子、萝卜干、豆角干、茄干、辣椒干、霉豆腐、板鸭、腊肉……都是我喜欢吃的家乡风味食品。除了我自己带来的箱包，外加一只蛇皮袋还装不下，这个时候，就要做“选择题”——花生豆子九江也有，不要；毛芋头、红薯太重了，不要……那时交通还不方便，我每次回九江，还得先从乡下搭班车去县城，从县城转车去赣州，再从赣州坐火车，东西带多了好麻烦。母亲对我这个不要、那个不要的“嫌弃”态度不以为然，总是笑着说：“你一个男子汉，上车下车几步路的事，拎不动了扛上肩也没什么。”

虽然舍弃了很多东西，可每次蛇皮袋还是装得满满的。有一年，我带着妻子女儿回老家过年，返程时路上堵车，到火车站有点晚，我扛着一蛇皮袋重物，在月台上狂奔赶车，那一次真把我累狠了，从这之后，母亲再要我多带土特产，我是死活都不答应了。

可人就是这样，给你的时候不想要，你想要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。2013年，母亲生病搬离农村，住到了县城的哥哥家，后面又在养老院住了一年多。这期间，我回老家，母亲再也没有自己弄的土特产给我了。不过，母亲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每次都会嘱咐哥哥、姐姐或托人在乡镇的圩市买点让我带回去，如本地的小河鱼干，野生的香菇干……这个时候，我再也不挑剔，每次都默默照单全收。

2015年，母亲去世了。后来，哥哥、姐姐也四散开来，有的去福建承包煤矿，有的随子女去了深圳，留在本县的也都住在县城，即使一片菜叶、一根黄瓜，都要买来吃，再也没什么多余的晒干了。我回家的次数也渐渐少了，除非兄弟姐妹家有喜事，最正当的回家机会是每年的清明。每次到县城公墓园给父母扫完墓，有空我就会到县城的菜市场溜达溜达，不是去那种现代化的超市或大型的农贸市场，而是去偏僻角落、沿街临时摆放的早市。这种早市有城郊农民挑来的各种菜品卖，我常常能看到熟悉又亲切的东西，也试着买过几次萝卜干、霉干菜、豆腐乳之类的土特产。不过，回去一尝，再也没吃到我想要的味道。

也许，人生正是这样，有些东西，失去了便是永远地失去，无法找寻，不可替代。

丫山景区 钟向东 作

获奖

□廖安生

国庆前夕，秋高气爽，和风习习。

周末上午9时许，在距县城5公里的莲花山脚下，由县法院组织的一场登山比赛正在这里进行。

近几年，为丰富干警业余生活，缓解干警工作压力，县法院工会每年秋都会把大家带入郊区山林，举行一次或登山或跑步比赛。法院干警不多，比赛都按青年男子、青年女子、中年男子、中年女子四个组，年龄40岁及以下划为青年，40岁以上划为中年。

廖副院长兼任法院工会主席，在组织第一次活动前，时年55岁的老唐就找过他。老唐说：“我建议50岁以上者应分个老年组，要不然我们奔60的人哪跑得过才40出头的年轻人，这是明显有失公平！”

老唐算是廖副院长的师傅，廖副院长入职法院时，当了老唐6年的书记员，老唐没少用自行车载过他，因此老唐在他面前说话也就直来直去。

廖副院长跟院长反馈了老唐的意见，院长说：“50岁以上的老同志就那么几个人，不好分组。”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
老唐年轻时可是运动健将，爱打篮球，生龙活虎，年逾55岁，仍容光焕发。老唐跃跃欲试，每次比赛均会报名参加，可毕竟上了年纪，体力不如年轻人，每次比赛都与奖状失之交臂。中年男子组一般设六个获奖名额，老唐一般都在七八名之间徘徊。

岁月不饶人，老唐过了国庆就要退休了，这次比赛，他原本不想参加，是廖副院长动员其报的名。廖副院长对老唐说：“要善始善终，我相信你行！”

老唐对这次比赛是不抱任何获奖希望的，他之所以报名参赛，是觉得自己马上要退休了，重在参与，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。由此，老唐释然，轻松自如，走得不急不缓。

走在半山腰，廖副院长赶上老唐，二人结伴而行。老唐叫廖副院长先走，廖副院长摇了摇头。眼看离山顶不远了，二人均气喘吁吁，廖副院长让老唐先走，老唐也没答应，廖副院长便拿出手机说：“师傅，你走吧！我拍下照、喘口气，马上作最后冲刺。”

廖副院长站在原地休息，拍了几张山上的美景，观察后面赶来的选手。不到一分钟，办公室刘主任快速而至，客气地说：“廖院长，你走哇！”

廖副院长指着前面不远处的老唐，说：“老人家，精神可嘉，我让他先走一步。”原本想后发制人的刘主任心领神会，也就没有去追赶老唐，尾随在后。

几分钟后，老唐冲至终点，正好第六名，喜获奖项。

比赛完毕，简单的颁奖仪式在山顶举行，恰好是廖副院长给老唐颁奖。当老唐从廖副院长手中接过奖状、奖品后，紧紧握住廖副院长的手，眼睛有点湿润。